

霸业未了

不觉 著

BN YE
L/EIJIN

用命運的視點窺視后唐興衰浮沉
用懷想的觸角敘述霸業熱血奇跡
淋漓盡致展現后唐莊宗李存勖傳奇一生的文學長卷

所謂成王敗寇，成則貴為群龍之首，

敗則斷首洒血，絕無怨言。

必要的時候，要殺，就殺個血流成河，片甲不留；

如果要忍，那就引弓不發，百忍成金。

長槍在手，快意激越，在刀尖上大起大落，
而這正是這個時代的殘酷規則，因為只有這樣，
才有意思，才有血性，才过瘾。

李存勖

王者的崛起与陨落



敦煌文艺出版社

霸业未尽

不觉著

BA YE
LEI JIN

李存勖

王者的崛起与陨落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霸业未尽：李存勖王者的崛起与陨落 / 不觉著. --
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8.11
ISBN 978-7-5468-1642-5

I. ①霸… II. ①不… III. ①李存勖(885-926)—
传记 IV. ①K827=43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56392号

霸业未尽：李存勖 王者的崛起与陨落

不 觉 著

责任编辑：王 倩

助理编辑：张家骥

封面设计：马吉庆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730030)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邮箱：dunhuangwenyi1958@163.com

博客(新浪)：<http://blog.sina.com.cn/lujiangsenlin>

微博(新浪)：<http://weibo.com/1614982974>

0931-8773148(编辑部) 0931-8773112(发行部)

甘肃发展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 71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6 插页 2 字数 513千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468-1642-5

定价：5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并许可使用。
未经同意，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

序言： 人生如戏

初音即是强音，众人尚未见时已是开始。这是讲述李存勖一生的故事，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胜则生，败则死。”这就是他的一生，亦是这个时代的残酷规则。不过，若要让李存勖自己来喟叹其人生，或许他会更加赞同这一句吧！“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他喜欢的“戏”不只是成为后唐皇帝之后的“伶人之戏”。

他对“戏”的最终理解是：气吞山河一样的决胜千里，意气风发般的快意恩仇；成则贵为群龙之首，败则断首洒血，绝无怨言。必要时，要杀，就杀个血流成河，片甲不留；如果要忍，那就引弓不发，百忍成金。他就是喜欢这种长枪在手、快意激越的日子，喜欢与将士们一起直捣黄龙，一起攻城略地，一起感觉刀尖上的大起大落。因为这样才有意思，才有血性，才过瘾。正因为“过瘾”，我们才拉开这层层厚重的历史帷幕，上演这部时代戏。

人生的起始来源于一次被动的选择，我们不知为何而生，来自何处，去向何方。

据说，降生于人世的比例好比中大奖，最大的奖励就是即将开始一段肉身为人，精神尚不知为何的漫漫长路。在有的时空里，人堪比禽兽，有些连禽兽都不如。在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的时代，这样的人遍布神州，在蹂躏和被蹂躏中进行着如同史前恐龙般冷血的进化。此刻，后梁刚刚取代了我们较为熟知的唐朝（公元618—907年）。我们且转过头去，对着身后唐的历史足迹，回眸一眼。

唐是我国古代历史中最为强盛、最为繁荣的朝代，历经290年，共22位皇帝。公元618年李渊建立唐朝，定都长安（今西安）。公元627年，李世民登基，开创贞观之治。唐高宗之后，武则天以周代唐，史称武周。公元705年神龙

革命后恢复大唐国号，即神龙元年，太子李显、宰相张柬之、崔玄暉等大臣发动兵变，逼迫女帝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得以复辟。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军事强大，四夷宾服，开创了全盛的开元盛世。天宝年间，全国人口达8000万之多。唐玄宗后期爆发安史之乱，国力日趋衰落，军阀藩镇割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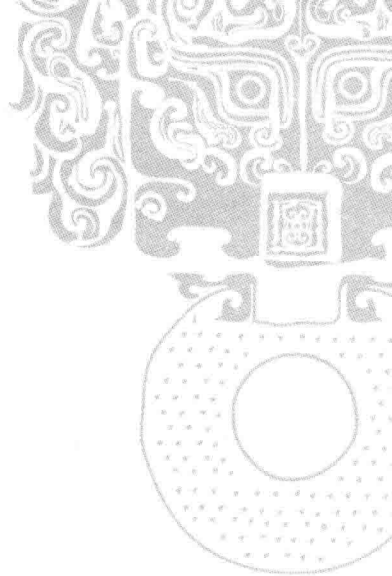
公元907年，朱温篡唐，唐朝灭亡，大梁建立，从此中国进入了五代十国时期。后人为了区分战国时期的梁，南北朝时期的梁，称朱温建立的梁为后梁。朱温建立的后梁国土疆域囊括：今河南、山东、陕西、湖北，以及河北、安徽、江苏、山西、甘肃、宁夏、辽宁的大部，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天下霸主。

同一时期，虽然仍有蜀、吴、吴越、闽、楚、南汉、南平等诸多势力存在，但大部分处在遥远的南方，且在名义上都已臣服如日中天的梁。唯一和梁苦苦抗衡，血战不休的势力只有在河东（今山西）的势力晋。这就是当时的天下大势。我们要说的历史就是从晋开始。

目 录

CONTENTS

001·····	第一章	晋阳破晓
032·····	第二章	河东起涛
087·····	第三章	燕幽攻略
111·····	第四章	魏博纷争
167·····	第五章	恩怨契丹
211·····	第六章	悲风胡柳陂
243·····	第七章	黄河争霸
287·····	第八章	鼎定中原
330·····	第九章	灯火楼台
347·····	第十章	天蜀朝臣
368·····	第十一章	如梦似幻





第一章 晋阳破晓

王者少年

年已 24 岁的李存勖早已知晓这个时代的生存法则。虽然身为晋王李克用的亲生长子,但在他的人生里,血雨腥风的战争经历已深入骨髓。腰间锋利的刀剑,胯下桀骜的骏马,背后刚劲的大弓,全身闪耀寒光的甲片已和他融为一体,仿佛全无重量一般,看上去是如此从容。说起来此时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随父亲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比后世的同龄者更显英武。他的相貌有着唐人的部分儒雅,有些不全像沙陀人,只见他双目中神光隐隐,气质豪勇中带着淡然,就知道这个青年将军有着不平凡的人生历练。

在晋梁两军的大战中,或冲锋陷阵,或斩将夺旗,或独领一军与敌周旋,与父亲的义子们一般无二,穿同样的袍服,吃同样的食物,在军中得到了“善骑射,胆勇过人”的评价,但是他并不满足,因为他在乎的只是父亲对他的认可。一直以来,他习惯望着父亲宽阔的背影,自己便不停地追逐着、成长着、努力着,也许每一个男孩都是望着父亲的背影开始自己的奋斗之路。

背影本身没有太多的言语，没有太多的祝福，然而背影的存在可以让自己心理上总是少一些承担，更让你忘却了窗外的寒流，让冬天似乎转瞬即逝。父亲李克用那豪爽的身影，如同一盏不灭的指路明灯，一直指引着晋国、家族以及李存勖自己以后的路该怎么走。想到父亲近日重病不起，李存勖心中涌起一丝无奈，往事幕幕如梭，点点滴滴浮上心头。

五岁时，父亲率军凯旋途经上党（今山西长治）三垂岗，于岗上唐玄宗庙前置酒。席间伶人演奏《百年歌》，至于衰老之际，声甚悲，坐上皆凄怆。父亲慨然捋须，却指着旁边李存勖小小的身影对众将欣然笑道：“老夫虽然已年暮，壮志未酬，但二十年后，他肯定和我一样在此地征战，完成我的大业！”说完，众将士纷纷响应，席间气氛热烈，但其中暗暗夹杂的疑虑、嫉妒等复杂的眼光也屡屡向李存勖投来，多半李存勖那一刻的形象已变成活生生的美味猎物，如同刚出生的小鹿一般无知无助。

“父亲对我的期望这么大，我一定要成为父亲这样的男人。”那时小小的李存勖心中便有了这个朴素的念头。孩子心中的执着有时远远胜过大人，好比不遗余力的坚持往往胜过费尽心机的取巧。世间太多的取巧让人往往忽视了重剑无锋、大巧不工这些朴素的道理。有时候，一份担子不会压垮一个年幼的孩子，而会成为他成长的力量。父子间的这份执着都默默生着根、发着芽，或许没有当年的三垂岗就没有了后面的故事。

回忆的画面再次显现，浮现的是热闹的繁华都市。勖年十一时，李克用特意遣李存勖献捷于京师，进见唐昭宗。也许是武将世家子弟的英气勃发，也许是沙陀族异于中原人士的相貌，也许是感慨于李克用家族的忠心，也许其上皆有之，再加上皇室对地方节度使的笼络。考虑到这些，唐昭宗赐予翡翠盘等名贵物什，并十分关心他们，亲切地问着类似“累不累啊？参加工作几年啦？”的问题。围在皇帝周围的官员们兴致高昂，十分激动，争相回答着君王的提问，似乎已经忘记了眼前和自己唠家常的就是大唐皇帝，唐昭宗这种貌似平易近人的风范使远道而来的拜谒者倍感亲切。

通常，对人长时间的迷恋需要一个必然要素：距离感。距离产生神秘，神秘产生美。我们有理由相信作为几千年最诱惑人的帝王称号，其核心秘法也不过如此，而偶尔的亲民会更有效地促进魅力的散发。诚如御用文人所言，皇帝是威严的，皇帝也是可爱的。当时李存勖也感受到了唐昭宗威严后面那一份“天下臣民之慈父”的情怀。

“小小年纪就气宇不凡，以后取得了成就，可不要忘记对皇家的忠诚哟！”唐昭宗娓娓道来的同时拍着李存勖的后背。那一刻，原本镇定的李存勖还真有点慌乱了，只

得一个劲儿地点头,也许那就是一位“家长”带给“孩子”的“幸福感”吧。接下来的会见中,谈起李存勖,唐昭宗有些“动容”地说:“这孩子可以说是超过其父李克用的。”高度评价李存勖的同时也切实肯定了李克用的功绩。

这一次视野、眼界的开阔对李存勖来说是难得的经历。唐昭宗的肯定,让“李亚子”的别名满朝传遍。领导的“体贴”和“幽默”往往会赢得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同时,收获高瞻远瞩、慧眼造就英才的光环。我们不知道李存勖当时内心是否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但从二十年后的结果来看,此刻的召见或许已经在李存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

时光继续流转,回忆来到勖十二岁时。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现实,乱世的现实就是拼实力。李存勖有一个麻烦:他不能顶着衙内招牌轻松坐享晋王太位。因为李克用从未表示过取消义子们所拥有的继承权。也许不是每一个有继承权的人都觊觎这个显赫的位置,但人心面对巨大诱惑时的选择往往并不多。人性既复杂,也单一。面对巅峰权位的诱惑,多半如过江之鲫,高呼“同去,同去!”论起威胁人物,李存勖的十指已不足用。因为有太多人的资历、功绩和威望胜过年少的他。被唐昭宗称为相貌出众、个性独立的他在自己的书房里开始思索。迷茫中,他习惯性地打开一本书,想从中寻找答案。

没错,当你感到稚嫩缺乏阅历时,当你感觉苦恼无援时,当你需要鼓励支持时,书,人类永恒的朋友就该出现了。而李存勖正是多了这么一个不会说话的朋友,他深深地记得自己当年如饥似渴地阅读《春秋》,的情景。这个睿智的朋友讲述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现存《春秋》,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历史上,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

李存勖细细读来,去其历史皮毛,得其政治核心。他在弓马之余,常抱着一卷书,遍访父亲帐下文臣,虚心请教其意,并亲手抄录全书,日夜研读。以致数年后,世人皆知晋王有奇儿,善骑射,通春秋也。众文臣看他的目光也越发柔和。此子虽是沙陀人,但努力接受汉统,懂经典;通晓音律,能度曲,且创作军歌以激励士气。比起晋王其他义子,那些莽夫军汉,不知好了多少,正可谓孺子可教也。文化就是那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朦胧中渗透,不仅能影响人,也能作为纽带联系各阶层的圈子。正如现今常说的:共同的语言、意识形态都是双方沟通理解的基础。所以文化往往是一

种无声的润滑剂,让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而以书为镜,可以解不惑。李存勖对比书本,结合实际,常思考一个问题:“为何父王与朱温征战多年,交手无数,大局却每况愈下?”渐渐地他总结父亲得失后,有了两项心得,一为直接原因,二为间接原因。

问题首先就在军纪败坏,忽视内政,不得民心这上面。这样的情况在全国各势力中都很普遍,晋军也不例外,但在李存勖看来,这个问题不可轻视,因为它属于主要矛盾。治病不解决根本,就是扬汤止沸、镜花水月。因为李克用的许多部属已追随他多年,在与黄巢、朱温的战斗中立功无数,所以李克用对他们十分纵容,根本无所谓法纪。平时欺侮官吏,甚至于白天骚扰百姓,酗酒赌博,到了战时更是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了。李克用却对此习以为常。

李存勖曾直言劝谏,主张整顿军纪,却被父亲斥之为无知,教训道:“他们跟我征战几十年了,在军需匮乏的时候,还曾卖马自给来支持我。现在四方诸侯都在许以重赏、招募勇士,我如果整顿军纪,那将士必会人心浮动,马上就要散伙而去,我拿什么来维持局势?”李克用认为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再严肃军法不迟。李存勖却认为父亲的这种论调只会让天下百姓所摒弃,战场上虽然取得了一时胜利,但战果却很难保持,军纪不严的军队又怎么能让领地内人心归附,生产恢复呢!

其次,赏罚不明,用人不当,自断其臂,养虎为患。李克用用人过于粗豪,不辨人品优劣,多凭意气用事,常常为日后留下心腹之患。

例一,李克用任命其弟李克修为潞州(今山西长治)节度使。李克修治军、理政都很有成就,但李克用视察时却不看重政绩,反而嫌他供奉较差,怒骂斥责、棍棒打罚。李克修有理难辩,激愤之下竟气绝身亡,实在可叹!

例二,李克用又受人挑拨,斩杀了本来最为器重的李存孝。古人云:王不过霸,将不过李。霸,指的是西楚霸王项羽;将,指的就是李存孝。李存孝骁勇冠绝,天下无敌,在民间的口碑与三国时的吕布有得一拼,堪称五代第一猛将。痛失一名万夫莫敌的骁将,堪称自断左膀右臂,实在可惜!

况且,更为错误的决策还在后面。李克用先后出兵扶植李罕之和刘仁恭。两人在李克用面前卑躬屈膝,背后贪婪残暴,这两人忘恩负义举兵反叛,以致晋军丧失了潞州(失去了河东地区东南面的战略屏障)、幽州(让河东地区处于被南北夹攻,两线作战的不利地位)。从此以后,晋军战略被动,实力日趋下降,而朱温却日渐强大。这一

系列错误的决策,是导致局势恶化的直接原因。

所思良久,李存勖长叹一口气,“病灶已明,可我的行医资格又在何处?”无法亲自操刀,便只有旁敲侧击;无法自医,就只有借他人之手医之,同时为自己赢得行医资格,即成为晋王。饭需一口口吃,事需一步步做。不管怎么吃、怎么做,先做人还是先做事,有三样非常重要:方向要正确,方法要适合,方式要灵活。只要有一样不对的话,就很难达成目的。对李存勖来说,方向就是要成为晋王,方法就是如何寻求足够多的支持,方式就是执行过程中的细节。这一切都需要围绕差异化竞争,分析相对优势来进行。

李存勖想来想去,首先,父亲帐下义子们骁勇善战,行事多意气。多年来晋军四面出击,正是自持武力强横,战略不当所致。在武勇相比无甚显著差距的情况下,眼光深远、智略出众之人定会格外出彩,由此获得父王对其能力的肯定,这个最为关键。不过再怎么讲,血浓于水,李存勖作为李克用亲生长子是占有先机的。

其次要获得文臣系统的支持,虽然他们不掌管兵马,但代表领地内人心所向,民众安定方不会给外敌可乘之机。而且晋王义子们皆为将军,常常忽视内政,与文臣来往中有失尊重,这一点正好有助于他将这些贤才收入囊中。最后就是收服各位掌兵大将,这一点尤为不易。因为兵权相关,有其利益冲突,也存在继承人的竞争关系,这其中就涉及父王的多名义子和伯叔兄弟。这就好比火药桶,稍有不慎,就是人死国灭的爆炸性后果。不过李存勖本是武人,明白军中拳头说话的本质,只要拥有足够的实力,这些人自然会听命服从。

父王少时悍勇,动作迅捷,军中号曰“李鸦儿”,其称不雅;后一目伤,又号“独眼龙”,开始略显威势;升为将军后冲锋陷阵,出诸将之右,又被人改称“飞虎子”;其战绩武勇深入诸将之心,所以在晋军中威望极大。只要自己能像父亲一般,就能降伏大部分桀骜军将。至于一些野心勃勃、死硬到底的家伙,就看他们的造化吧。李存勖下定决心,定要朝那巅峰之位步步迈去,身为晋王亲子,他容得下别人,但别人能容得下他吗?命运这个东西,当然还是握在自己手上才是最好!多年后,李存勖回想起这一段日子尚觉得如梦如幻,那时的心思细致得不像自己。

一日,秋风飒飒,李克用穿着淡青色的袍子,在王府宴厅里敞着怀,与众将吃酒。

因数年里与朱温战事连连,常落下风,每况愈下,心中便觉有些郁闷,连叹数声,愁容满面。几杯下肚后,不时怒骂朱阿三(朱温在家中排行老三)。众将见此,面面相觑。

因李克用平日喜怒无常，霎时间人人噤声，自古大家都怕领导，纷纷做起了缩头乌龟。李克用见下面一片畏缩，更是不喜，神情不免越发冷淡。吃酒中，李存勖发觉场上有两人表现不同。

一人年纪较大，面白无须，星霜两鬓，难得的神态自若，自斟自饮，一举一动却带着隐隐的沉稳气势。此人正是可称为李存勖半个师长的张承业。张承业原是唐昭宗派在李克用军中的宦官，任职河东监军，但他和一般的宦官不同，识大体、懂内政、执法严明。所以，当朱温矫诏（假借唐昭宗的诏书）命各地的节度使杀尽当地的宦官时，李克用马上将张承业藏进寺庙，然后杀了一个死囚来顶替。在朱温灭唐以后，李克用就让张承业重新出来任职，主持晋国内政。可见李克用对其有惜才的一面，同样交情亦是深厚。张承业见李存勖目光中透着踊跃，便遥遥举杯相敬，以示鼓励。

另一个年轻人气质娴雅，相貌斯文俊朗，座次靠后，看来官位不大。其人郭崇韬，神态慵懒，他微微低头侧目，如同众人一般避过上方的眼光，这原本该是畏缩的表现，但不知怎么，李存勖觉得此人并不惧怕父王，也并不在意场面的尴尬。

李存勖微微一笑，回应张承业后，举杯大步出列，对父亲慨然道：“父王莫忧，常言道，月盈则亏，盛极必衰。我们李家尽忠于王室，纵使当前势力衰微无法报效，但可称得上顶天立地、问心无愧。而朱阿三则相反，物不极则不反，恶不极则不亡。现在他已经有了篡位之心，大肆陷害忠臣，又妄称神灵暗助。依我看来，他已经走到了极点，正合此言。”

“父亲大人应当静心休养，不久以后，待他衰退之机显露，再举义兵讨伐，必可事半功倍，天下称颂，立解万民倒悬之苦。在此，孩儿谨代天下黎民百姓敬父王一杯，以表孩儿崇敬之情。”

洋洋洒洒一番话说完，一口饮尽杯中酒。话音落下不久，就有人啪啪鼓起掌来，众人应声望去，却见正是李克用，他欣然开怀，神色复振，顿时众人都放下心来。这一番话，听得张承业微微点头。后面的年轻人低头暗笑：“马屁拍得也有些道理啊。”在某些人的眼中却是羡慕嫉妒恨的神色。席上顿扫清冷之气，一片歌功颂德和莺歌燕舞让大家尽兴而归。

酒后，花园内一群人正缓缓走着。当中是晋王李克用，身侧张承业从容稳健，其后李存勖亦步亦趋。今日李克用见亲儿出口成章、大局明晰且道出自己的心声，心情甚好，遂邀他们一起在花园散心，去去酒意。李克用沿着鹅卵石铺就的小径散步，若有所思。

“前日，幽州的刘仁恭遣使向我求救，说正遭朱温攻打，继元（张承业字继元）你怎么看，我是救他不救？”李克用淡淡问道。

“王上，老臣治民理政尚可，军略实非所长，此问或可集众将而问之，老臣勉力而答，或有不妥。”张承业看李克用神色安定，立刻一记皮球传回去，并不想多言。做人嘛，在自己擅长的领域里发光发热就好，避免在不熟悉的地方犯错也是立世的根本。

“你我相交多年，无须顾忌，直言无妨。”张承业见再避之不谈已不合适，便笑道：“以老臣之见，王上想必是不想救吧。”

“哦，却是为何？”

“刘仁恭归附王上时，王上待其甚厚，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王上攻陷幽州，任其为卢龙节度使，掌管其地。没想到其人背义忘恩，不听从王上号令，反与我等交兵，王上向来疾恶如仇，当不容此人，更勿论发兵救援吧。”张承业停顿下，见李克用没有不满，接着道：“何况，费我兵粮，助一豺狼，王上定有所不甘也！”说了半天，仍是把球传回去了。

李克用停步笑道：“继元果然知我。”他转身对李存勖发问：“勖儿，可有想法吗？”

李存勖知道一个难得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一个影响父王的绝好时机，而且更能树立自己独立思考、非同一般的骁将形象。于是他大胆开口：“请问父王，朱温是不是我们最大的敌人？”

李克用一愣，他心里早就将剪除朱温当成是自己一生必做之事。原因一，必报朱温对他的“汴州上源驿伏杀”之仇；其二就是觉得除了朱温没有人能够让自己如此忌惮，多年的血战更是深深锁定此人乃毕生之大敌，必杀此贼，众将皆知。这有什么可问的呢。

“现在黄河以北，除了我们还有谁能与朱温一战？”李存勖紧接着抛出第二个问题。看着父亲思索的神情，他继续说道：“依现在情况来看，朱温基业已经稳固，南方虽有楚、南平、吴、吴越等藩镇，但自朱贼逼昭宗禅位以后，各镇屈于声势，先后已表示臣服。就天下形势而言，明面上归顺朱温的已有十分之八九，到现在黄河以北地区能和朱温坚持对抗的只有我们和幽州刘仁恭了。而这幽州（今北京及长城附近）朱温早就想吞并了，如果我们不救，日后就难有机会了。”

“图大业者不应计较小恩怨。现在刘仁恭有难，我们去解救，他一定会和我们联手，天下各镇见朱温迟迟无法平定幽州，就会心有所动，一旦时间过长，梁军补给困难，难以持久，必会退走。这正是我们河东重振雄风的良机，千万不可错过！”张承业

听得一时愕然，随后露出欣赏的神色。李克用也听得入神，陷入了沉思。

当人面临选择，举棋不定时，有时候不妨这样想：如果我不做，会有什么坏处？会不会后悔？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比取其轻。当前者无法判断时，就想想后者，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既然无法估计获利，索性就让自己不要后悔罢，人生无悔，亦是快事！

在李存勖与父亲的这番话中，说透了几点。

一、不救比救的坏处大。目前好歹还有刘仁恭和我们旗帜鲜明地与朱温作对。如果不救刘仁恭，他只有两个可能：第一投降朱温，第二被朱温灭掉。无论怎样，自此以后，我们就只有独立对抗朱温，再没有人可扯朱温后腿了。

二、救的意义不仅在于幽州一地，其战略意义深远。多一个幽州，就让朱温多一个不可控地区，让归附朱温不久的各藩镇以及黄河以北的魏博地区（今渤海湾至黄河以北）不会死心塌地跟着朱温走，而是继续当观风色的墙头草，保持半独立状态，为以后留下许多余味。

三、对当下局势也有实效。缓和同刘仁恭的敌对态势，达成战略同盟，一起压制朱温。在战略上很好、很长远，那么在战术上是否可行呢？在收益好的前提下，投入的风险是否很大？这对李克用来说其实是很容易想明白的事。朱温军有面对幽州武装和后勤补给的巨大压力，况且河北平原的地形很适合晋军铁骑，拥有决战的地理优势。再加以对朱温的了解，以其狡诈圆滑的个性，在这样的条件下，他定会越发谨慎。僵持的可能性大于决战，而时间有利于晋军，如此下来，朱温找不到机会，就只有撤离。一条条想明白后，李克用已心有定计。

唐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梁发兵，围攻幽州重镇沧州（今河北省东部）。刘仁恭大惊，调其境内凡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男子，在脸上刺字“定霸都”。士人则刺字“一心事主”于臂，得兵十万。刘仁恭率部亲援沧州，屯兵瓦桥关与梁军对峙。梁军欲困城而下，环绕沧州城外筑高墙、挖深沟，以致城中内外援绝、断粮多日，出现人相食的惨剧。刘仁恭不断遣使李克用，乞求援兵，多日后，乃成。

李克用围魏救赵，遣将攻取梁潞州（今山西省长治一带）。刘仁恭分兵三万，两军合力，破梁军，降梁将丁会。朱温见事不可为遂下令撤离，沧州围乃解。此后，梁晋双方自相整军，一时未起战端，而刘仁恭兵力折损颇大，野心顿消，仗着独特的地理位置，无所惮后，意自满，遂渐骄奢无度，领地内秩序败坏，一日不如一日，为不久后的变乱埋下祸根。

说起来,这一点刘仁恭和三国时期的公孙瓒多有相似,同样割据幽州,同样晚期大兴土木、贪图享乐、丧失斗志。同样说着类似的话:“昔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同样最后悲剧。这可能与幽州远离中原的地理环境有关,另外偏安心态往往在人心灰意冷后较易出现。

深层原因来源于人生三悲:一则往者之不可追;二则当下之不可留;三则未来之不可测。于是刘仁恭认为与其时时惴惴地过活,不如及时行乐。最好时间停止,画面定格,幸福恒久远,基业永流传,而不用面临无数次叵测的选择。享乐主义里面或多或少有一点主动的避世或彻底的无奈。我们可以理解,乱世中一次次的选择可成就一个光芒万丈的先人伟业,但更多的是成为无言的荒野枯骨,而时代就在一次次选择中前进。对每个人来说,现实生活从来不会一成不变,而是处于持续变化的状态,它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

刘仁恭躲藏起来当山大王的姿态,对李家来说就是一个好消息,外部力量的稳定,正有利于内部力量的整合。《新五代史》(欧阳修编撰)记载刘仁恭:“骄于富贵。筑宫大安山,穷极奢侈,选燕美女充其中。又与道士炼丹药,冀可不死。令燕人用塼土为钱,悉敛铜钱,壅山而藏之,已而杀其工以灭口,后人皆莫知其所。”

一幕幕闪过,倒叙结束,时间点终于与当前重合,正是后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这个时期,先后发生了几个大的事件。就在上一年,唐哀帝被废,朱温取而代之,正式称帝,建都汴京(即开封),史称“后梁”。此过程中,朱温杀宰相崔胤,逼迫昭宗迁都洛阳,后杀昭宗及九子于九曲池,最后在一夕内尽杀裴枢、独孤损等朝臣三十余人,投尸于滑州(今滑县东)白马驿附近的黄河,说是要让这些自诩为“清流”的官员成为“浊流”,史称此为“白马之祸”。

在幽州作威作福的刘仁恭自立燕国后,不久即被自己的儿子刘守光发动兵变,软禁了起来。刘守光先后击败父亲和兄长,手握大权后不纠父过,反而变本加厉,其荒淫和暴虐的程度是与日俱增。从此,幽州开始了更加黑暗的统治时期。

三箭之誓

晋阳城,夜已深;王府内,灯火明。处处闪动的烛光与来往穿梭的警卫显然表明此地并不安宁。一人在凉亭之中,享受着习习的晚风,淡淡的草木清香扑鼻而来,竹

笛清幽委婉的乐声随着夜风流淌在花园之中。一曲终了,衣甲摩擦的窸窣声响起,李存勖矫健的身影出现在亭台转角处。郭崇韬将手中的竹笛收入腰间囊中,缓步迎了上去。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每当他心情烦闷或者忧虑的时候,他就喜欢抛却一切,坐在这里吹着竹笛,这总是能让他心情平静下来。

郭崇韬深知晋王急病多日不见好转,此刻传唤李存勖等人进府,定有重要嘱托。身为王府典谒(掌管宾客请见、传达和接待事务),他一看到府的几名重要人物,便知道李克用的最后时刻来临了。多日来,整个王府上下乃至全城军民都在猜测究竟谁会是继任者,而郭崇韬早已有有了估计,今日到来的人则更加坚定了他的想法。按照吩咐,他一路引领李存勖至李克用的卧室后,便侧身退下,在堂下候着。今日他所引领进入卧室的只有寥寥数人,而这几人中仅有三人能靠近晋王卧榻。

第一人,外罩锦袍,内套轻甲,面目与李克用也有几分相似,正是战云蔚、击鞞鞞、破黄巢,戎马多年的晋王亲弟李克宁。其人对兄长交办之事从未有所松懈,也是李克用最为信赖和倚重的亲族重臣。第二人,是前不久刚从凤翔出使返回,多年来为河东劳心劳力、主管内政后勤的张承业。而第三人最令郭崇韬关切,正是李存勖,其身姿俊挺如松、神情凝重,周身上下透着一种蓬勃的活力,仿佛浑身蕴含着爆炸般的力量,一举一动如同一只黑豹般矫健。在郭崇韬看来,李克宁任蕃汉都知兵马使(蕃汉即指少数民族和汉族,意思是各族兵马全部掌管),只要李克用不在晋阳,凡军政皆决于李克宁,此人权威日重,平日里已是威风霸气,今日尤甚。

这一夜,王府外阴暗处人影幢幢,不知有多少各家亲卫全身武装地在府外等候,若按郭崇韬得到的消息,恐怕一条街以外,不下百人携弓带剑。彼此这般忌惮,弄不好日后稍有异动,就会刀枪见血。晋阳啊,还是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只不过一番内耗后,河东实力衰弱,这晋阳是姓李还是姓朱可就难说了。想起李克宁几无表情的面庞,郭崇韬更觉张承业和李存勖的脸上多了几分哀伤。这两人,哀伤之情一则为友,一则为父。叹友之早逝,唐不中兴;叹父之关爱,背影将去。

不知道从何时起,人们开始推崇面无表情,这也成了一个领导涵养的加分项。心有山川之险,遂脸便显城府之深;或者因为无知,索性便带上无表情面具,一遮内心之无措。世人常以貌取人,若是以此论,李克宁比之李存勖继任河东之主可能性更大。

因为社会的现实告诉我们,千万不要把自己的软弱展现给别人看,凡事都只能靠自己,这便是坚硬外壳诞生的土壤。或许正是这样的社会造就了强大的个体,坚忍

而深沉，在用冷漠强大自我的同时，也用对待蝼蚁般的视线蹂躏着民众。在他们眼中，人都不是人，只是工具，羊群，或者一茬茬可以收割的稻谷。

郭崇韬就被李克用这样的目光冷冷地扫过，背脊一阵麻凉，忍不住在堂下腹诽着。此刻的李存勖却不是这样的人，他的关注点始终是病榻上的父亲。他也坚信过去二十年来父亲始终是关注着自己的，既然他已经锻炼好了双肩，就没有理由不承担起河东大业。

众人的焦点李克用躺在软榻上，神色疲惫，看着来至榻前的三人，心中五味杂陈。眼看人生末途将近，可无数遗憾尚挂心间，只有留待后人去做，期望儿孙尚有儿孙福，家祭无忘告乃翁了。李克用用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弓箭。李存勖立刻取下长弓和箭袋，跪至床边奉上。李克用没有动作，淡淡地向李存勖问道：“梁军势大，围攻潞州已有大半年了，李嗣昭仍在死守待援。众将劝我与梁议和退兵，若是你主事，该当如何？”

“李嗣昭是我方大将，不可不救。朱梁是我们世仇，只可将其战退，不可与其议和。现在潞州全靠一口血气坚守，一旦议和之事外传，我方军心稍有松懈，潞州必然顷刻陷落。”想到梁军，李存勖眼中闪过一丝寒光，继续道：“朱梁虽气焰嚣张，但在潞州僵持已久，只能困城不攻，其必有破绽，我自当集结精锐，伺机取之，必救李嗣昭于潞州！”

李克用看到儿子眼中的决心，内心安慰，用手缓缓从箭袋中抽出一支利箭。

“勖儿，此箭你收好了，记住，朱阿三是我们世仇，我与他征战大半辈子，他如今却越发猖狂；可惜我不能亲自砍下他项上人头，以报上源驿之仇！当年我出兵助他，他却借机伏杀于我，若不是三百亲卫拼死掩护，哪还有今日的为父！可怜将士们跟随我多年，竟全部死于奸贼暗算。幸得当日雷雨相助，我才侥幸逃脱，捡了条性命。有此血仇，定不可与此贼子议和，切记！”

“孩儿明白。”李存勖双手郑重接过。张承业在旁听着这番话，默然感慨。回想起他当初在唐昭宗身旁的岁月，颇受信赖的时日历历在目。皇宫里与他知交多年的宦官早已被朱温斩尽杀绝，自己也险些死于之后的捕杀令。对于朱温，他一样深恶痛绝。为唐、为晋、为己，也誓将灭梁作为自己人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目标。他完全理解李克用的遗憾，作为李克用多年的老友，两人的目标已完全重合，只是老友未完成的担子对年轻人来说真的是太重了。

李克用几十年来被朱温逼得处处下风，李存勖就算是虎父无犬子，又能拿领土